

宋書

三十五



宋書

列傳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屯 初元年廿

宋書卷六十八

彭城三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十從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十司徒王弘表義康

宣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府竝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  
多疾且每事推諫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  
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  
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  
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  
薨解侍中辭班劔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

侍中班劔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  
莫不精盡旣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  
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  
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  
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  
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  
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  
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  
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

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  
太祖有虛勞疾寢頓頃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  
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  
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  
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  
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  
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  
私置僮部六十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

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  
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  
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  
晚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  
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  
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  
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  
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  
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

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毅景仁湛曰  
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  
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胤秀咸康未立康帝舊  
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  
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  
使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  
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豐加以罪黜每  
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  
之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

言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  
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  
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  
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  
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  
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  
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  
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  
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

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覺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

鄙寵授遂崇任揔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愆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憫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



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為  
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讒斥之乃以斌為諮  
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  
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參軍左右  
愛念者並聽隨從三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  
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次負奉優厚信賜相係  
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  
水忽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  
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  
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  
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  
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  
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  
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  
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  
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  
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

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關大人之  
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  
窮谷無白駒之侶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  
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沉於彭城王義康先  
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哉一旦黜削遠送南徂  
恩絕于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  
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  
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空密懷不臣之計台  
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  
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  
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滅醜類氛霧時靖四  
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矣皇謀均此休  
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  
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  
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  
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  
味旣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  
拚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

如何信疑貌之似鬪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壁三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豐廬陵王既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見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己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日月忌于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朕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覩土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  
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  
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得樹乃往古之所悲  
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  
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  
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  
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  
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  
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  
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  
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會  
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  
上後父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  
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  
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  
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  
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婦飲

宴憶第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  
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晔  
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  
納凶邪重豐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  
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  
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稜典刑而義康曾不思  
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  
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  
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  
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  
窺窬前時猶隱忍心計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  
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相結再議  
宗社重關鼎柞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  
茲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  
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深二叔謀  
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大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  
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  
於是免義康及子泉凌侯亢女始寧豐城益陽

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  
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  
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  
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太守栢隆南昌令  
平今袁暉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栢隆南昌令  
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  
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  
極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罪不容  
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  
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  
同衆佞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  
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  
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  
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  
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郡  
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止虜異志者或  
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  
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正

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  
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  
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  
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戶  
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  
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  
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  
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許乞反葬舊塋糜  
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  
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太祖遠之猶惑慮親降  
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字阜陵  
愆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蘇回  
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  
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  
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黜首  
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榮俯增傷咽敢緣  
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羣生仁被泉  
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菱榮施汚

壤巨特憑國私冒以城表鹿觸靈威伏紙悲悽  
詔曰大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憎慨管淮楚  
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  
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  
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左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  
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  
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  
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  
民散改封南護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  
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  
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  
廣兵彊邊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  
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  
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  
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



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美物議亦于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晢美鬚眉長七尺五寸

簪帶十圍多女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  
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般廣進位司空改侍中  
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  
欲奔上明及虜退六祖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  
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  
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  
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  
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  
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世祖即位以  
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  
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  
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空  
陽侯愷爲南譟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  
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  
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  
故降愷爲空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竝加賞秩  
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  
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

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爲  
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  
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荆大義威名  
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  
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  
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  
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奸自  
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  
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  
物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  
待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  
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  
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  
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季正  
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  
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  
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

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  
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  
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  
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筭有  
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  
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紛溢聽諒緣奸臣交亂  
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  
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纓冕之  
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  
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  
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  
圖傾宗社穢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爽協同  
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獮豸必欲禍陷昔汲黯尚  
存劉安寢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  
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  
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  
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  
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愆闕

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一朝之遇臨素  
感愧辭不自宣上詔荅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  
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  
雪清冤耻遠憑高竿共濟艱難遂登寡閭嗣  
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闕職所願匡  
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  
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  
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  
階如使群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

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  
崇茲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  
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  
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  
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  
造柴桑梟輶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誓蹕清江鳴  
鑿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  
謂曾未基稔復覩斯疊二祖之業將墜千洲仰

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  
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  
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  
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豕宰  
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  
機未聞聖主御世可辭順執稱兵於言興之初  
扶免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嘉冬昔  
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  
元功感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  
位極人臣江左空干授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  
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裴升進益方  
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  
得及人群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  
無補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  
愆於二叔世無鼃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  
分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  
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成事  
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

末戚並有微勤承之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疆  
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  
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  
封今據有五州虎兇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  
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  
出不樂遠西近磐栢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  
雍是徐冲舅適之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  
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  
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  
念家國比者禍疊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  
誅除險佞追保前勳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  
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  
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群風如  
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  
以不才忝權節鉞揔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  
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  
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滿不識次第  
茲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謚之尹

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雖州刺史未脩之起兵  
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  
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舳覆沒僅得入中夏口  
以第八子怡爲輔國將軍畱鎮江陵遣魯秀朱  
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  
旣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  
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雒  
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  
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  
書僕荷任一方而魯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  
窮撲軍鋒戮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  
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  
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  
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  
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  
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  
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脩書表心并密陳  
入相之計欲使周日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



難推果至於此皆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  
德廿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  
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  
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  
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  
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  
鑑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  
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管不思善教有本徒  
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愾哉有臣則  
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  
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  
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  
較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  
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  
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  
勲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謫不亦惑哉  
幸承人之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  
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

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奔千里  
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  
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荅感慨交懷撫  
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成南  
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  
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  
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  
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  
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  
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  
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  
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  
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  
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  
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  
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  
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  
載以西奔至江夏閩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

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苙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旣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空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爰爲後圖管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苙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爰圖一決而義宣惛墜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悒及所愛妾五人皆箸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旣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悒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

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夏深君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棕愷恢憬悒悒怡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悒悒並於江寧墓所賜死悒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

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  
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  
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  
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  
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竝爲興安侯義  
賓所表薦竝超民青州刺史竝夔子也恢字景  
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  
南護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  
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  
頃之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弒竝恢爲侍中義宣  
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恢惶恐擊率外散騎郎  
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  
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  
劭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  
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  
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  
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畱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  
至新亭即除侍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

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  
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  
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  
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時  
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  
恢子善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  
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  
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  
世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  
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  
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授  
臨汝公蓋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  
付廷尉詡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諡曰悼  
侯恢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  
隼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  
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  
故戎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

既沒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  
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  
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  
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  
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既至擊玄  
楷斬之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士人檀休祖應  
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  
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譏人  
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  
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  
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美豈有若斯之難夫天  
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  
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列傳第二十九

宋書六十九

巨沈

約

新撰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  
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  
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  
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爲太尉行參軍賞遇  
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爲功曹  
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  
虜西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  
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爲相國參軍  
謝晦王弘竝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  
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  
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  
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



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

白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  
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  
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  
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  
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  
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  
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  
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  
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  
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  
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弥縫取其可  
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  
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群  
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上一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以量此輕重

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  
止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  
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  
大中正與景仁竝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  
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  
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  
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議  
徵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  
專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  
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  
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  
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  
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  
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  
辜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  
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愧如此義康擅  
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  
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

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諷前世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少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過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楊尹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姦詖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祿優泰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姦匿爲日已

人猶欲弘納遵養與或然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  
悖言懟容固所顧忌陰謀潛計睥睨兩宮豈唯  
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  
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摺紳含憤義夫與  
歎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  
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竝從誅  
湛弟素黃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  
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  
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  
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  
士流所怪

范晔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  
如廁產之額為搏所傷故以搏為小字出繼從  
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  
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  
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  
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為荊州別駕從

事史尋召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畢還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為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大妃薨將葬祖夕僚故竝集東府畢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畢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嵩為宜都太守嫡母隨嵩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畢素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為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為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

歌既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  
才志文史星箕無不兼善爲負外散騎侍郎不  
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  
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  
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  
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  
之而熙先素不爲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  
綜雅爲畢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  
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  
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季少旣屢  
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  
爲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  
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  
辯盡心事之畢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  
微言動畢畢畢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畢素有  
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  
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  
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

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  
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竝為上所知待  
每被目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  
獨被引畢又以此為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  
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  
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  
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  
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  
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  
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  
不納熙先素善天文去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  
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  
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  
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所獎說亦有酬  
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  
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  
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



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  
丹揚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  
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  
申義康意於蕭惠話及畢去本欲與蕭惠結婚恨  
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  
耳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  
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  
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  
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蓋於治  
病兼能詠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  
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  
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  
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  
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  
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  
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  
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畢  
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

義故其亦當解人此言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  
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券遇  
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  
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  
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  
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  
義康者又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爲  
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秦狂狡肆逆明哲  
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勲重耳有翼戴之德晉  
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  
睿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  
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  
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疊起蕭牆危禍萃  
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姦凶肆兵犯躡  
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隊去皇基罪百浞檀過十  
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  
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

領軍蕭惠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  
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  
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  
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  
普天無主群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  
躬德格天地勲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  
潛鳳栖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  
征有鷓鴣之歌陝西有勿剪之思哉靈祇告徵  
祥之應謹記表帝老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  
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  
齎皇帝璽綬星紱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  
命群帥鎮戍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  
使反湛之奉賜羊勅逆誠禍亂預覩斯萌今宣  
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  
躬濫酷大變奄集一衣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  
地可以厝身輒督厲疇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旣  
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羣乃作義康與湛之書  
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

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  
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還加尋省方知  
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災至於盡心奉上誠  
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  
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  
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  
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姦險好利負  
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  
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  
誅戮無辜凡在過覺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  
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  
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  
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  
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  
庶白巽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  
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  
臯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  
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製逆黨豈非切

均勑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  
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  
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徃日嫌怨一時豁然  
後吾當謝臯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  
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  
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武帳罔祖道  
畢等期以其日爲亂而盪互不得發於十一月  
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畢本無素舊中丞門下  
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季以來意  
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  
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  
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  
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熨先忽令大將軍府  
吏仲承祖騰畢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  
所建以臣管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  
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  
不可失讖緯天文竝有徵驗畢尋自來復具陳  
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卽以啓聞被敕

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回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  
此由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  
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行檢少  
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壽  
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  
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  
至此僂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及朝臣  
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熨先  
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畢曰  
以卿掬有文翰故相任擢名壽期懷於側非少  
亦知卿意難馱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  
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卽首款上重  
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熨先謀逆竝已答  
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曰今宗  
室磐石蕃嶽張跣設使竊發僥倖方鎮僂來討  
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  
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

圖石手刳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尼下朝廷許其  
痛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  
燹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羣辭窮乃  
曰燹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燹先聞羣不服笑  
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  
范羣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  
上示以墨迹羣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  
未箸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辜重分  
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  
卿事何得至此羣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  
解羣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  
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  
責方覺爲辜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  
死之後猶望君燹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羣付廷  
尉入獄問徐丹楊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燹  
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竒其才遣人慰勞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

熨先季將三十作散騎郎邢不作賊熨先於獄  
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  
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  
謀干犯國憲羶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  
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  
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  
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  
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  
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  
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  
盎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誠方來若  
使鬼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  
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  
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  
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  
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  
九泉之下少塞覺責所陳竝天文占候讖上有  
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在獄與綜及熨先



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  
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  
不知羣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  
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  
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  
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  
雖無嵇生琴庾同夏戾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  
復卽羣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羣愛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羣聞之驚喜綜笑先笑之曰詹事當可  
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  
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  
乃爾談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  
生存羣<sub>謂</sub>衛獄將曰惜哉<sub>豈</sub>如此人將曰不忠  
之人亦何足惜羣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羣最  
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  
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  
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羣既食又苦勸綜綜

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  
司問須相邑不畢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  
將不楚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  
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  
前畢妻先下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  
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  
子孫畢乾笑去罪至而已畢所生母泣曰主上  
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  
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怍妻去罪人阿  
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連綜曰舅  
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  
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  
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  
畢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  
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  
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  
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

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  
竝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  
盛樵薪以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及子藹遙  
叔婁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  
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曜諸所連  
及竝伏誅畢時年四十八畢兄弟子父已亡者  
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  
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畢性精  
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  
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  
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  
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栝多和羅之屬竝  
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  
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  
所言悉以比類明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  
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  
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  
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甥姪

書以自序曰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臯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季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徃徃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繡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也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

非爲空談季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墨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徧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徧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譽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  
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  
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  
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  
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度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  
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  
就每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  
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元時季二十畢少時兄  
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  
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  
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  
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  
魏闕亦何以異哉





